

人世间

回家

赖玉华

这是福山东北关村的回迁房，八年的等待终梦圆，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处。

当我们乘坐电梯，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这扇陌生的门前时，难掩激动的心情，手指竟有些微微颤抖。钥匙插入锁孔，那“咔嗒”一声轻响，清脆得像是叩开了八年漂泊的时光。

门开了，一股清新而干净的气息扑面而来。客厅里，已摆放了外甥们为乔迁新居准备的各种摆件和花束。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铺满了大半个房间，光影里有无数的微尘在安静地飞舞。我们放下行李，走进每个房间，脚下是光洁的瓷砖，三居的小居室充满着温馨。

我走到窗前，用力推开那一扇扇密封良好的窗，窗外自然的清新涌了进来。霎时间，八年来辗转，仿佛都被这新区的风涤荡一新，我的眼里竟有了些许的潮润。

站在阳台，望着这偌大的回迁小区，眺望着鳞次栉比的楼宇，内心百感交集。终于回家了，终于有一栋房屋、一扇窗、一个角落，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的。

这明亮温馨的新居，是老家东北关村的棚改回迁房。几经周折，终于搬进崭新明亮的安置小区。客厅里，年迈的父母也有些泪眼婆娑。

此时，我的心海泛滥，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碎片，如风触动的沙尘，在脑海中交错浮现——经年的老屋、葫芦头老街、北店子街胡同，是逼仄的，是嘈杂的，却也是滚烫的……

一度，因习惯了那份熟悉的烟火气息，迟迟不愿迈出棚改的步伐。那些夏天的傍晚，家家户户把小饭桌搬到弄堂口，男人们喝着散啤，女人们聊着家常，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冬天的清晨，屋顶的烟囱伸出来，呵出缕缕白烟，空气里满是草木、煤块燃烧后特有的暖洋洋的气味。而今，那些烟火缭绕的景象，都已沉入时代的河底，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静谧的楼房。

失落么？是有一点的。但那一点失落，很快便被一种新气象的安稳感包裹了。老去的，是老屋老街胡同的形；留下的是不变的乡音，是绿叶对根的深情……

忙碌了半天，安顿得有些眉目时，已是华灯初上。我想，该给远在台湾的四妈打个视频电话了。

四妈八十多岁了，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一开口，却还是那浓郁化不开的家乡口音。视频中，传来她略带沙哑却又急切的声音。

“是华子吗？咋样，你父母的新家都拾掇好了吗？”

“四妈，都好了！今儿刚搬进来，屋子亮堂得很，从窗户能望见老远，在阳台可以看到咱们家乡的内夹河。”我赶忙应着，像汇报喜讯似的，“新居空气清新，和咱们母亲河近在咫尺呢。”

“好！好啊！”四妈的声音立刻扬了起来，透着由衷的欢喜，“你们都有了自己的窝，我这心也就踏实了！华子，你是不晓得，每当夜深人静时，总是思念咱老东北关村北的那棵百年大梧桐树，那里的一切仿佛昨天，它让我想起我和你四爹第一次回大陆的情景……现在一想起你四爹，我这心里头呀就空落落的。”

镜头里，四妈的眼里早已盈满泪花……

失聪多年的老爸，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内容，急得一个劲朝着视频自言自语，对着手机里的四妈打着手势比画。老妈也激动得语无伦次，告诉四妈好好照顾自己，保重身体，有机会回家团聚。

在视频里，我听到了四妈播放的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歌《乡愁》，这是我四爹生前非常喜欢的诗歌。我想，乡愁就是游子的一盏灯火，照亮了亲人回家的路。

四妈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她还在不停地询问，问窗子朝哪边，问左邻右舍有没有老熟人，问市场远不远……她的问题细碎而具体，仿佛要通过这电波，亲手触摸到这新家的每一寸墙壁。

四妈一遍遍地向我询问家乡的每一位亲人，这个慈爱的老人呀，在她的心里，老家每一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

“四妈，您什么时候方便回来住住。这新房子，给您留着朝阳的屋子呢！”

“哎！”电话那头，四妈的声音哽咽了，“回，一定回……华子，咱们一家人，尽管隔着一条海峡，心总是在一块儿的。看到你们好了，四妈这心里，就跟喝了蜜似的。”

一轮皎洁的明月，不知何时已升上了天空，清辉洒满窗台。

我拿出酒杯，与家人惬意品美酒、美食的时刻，特意斟满了四妈最喜欢的张裕赤霞珠干红葡萄酒放在窗前，敬给那轮明月、敬给四妈。月光下，波动的红酒仿佛涌动的潮水，诉说着无尽的乡情。

买鸡

于心亮

我去赶集，碰见个大叔，在卖公鸡。公鸡很漂亮，羽毛色彩鲜艳，光泽耀眼，一根细绳拴着腿儿。我问：“就一只？”大叔说：“就一只。”我说：“怎么舍得卖？”大叔说：“这家伙欺生，啄我外甥，杀吧不忍心，还是卖了吧。”我说：“便宜点，卖给我吧！”

鸡买回去，我也不舍得杀。我送给我妈，大吼着喊：“妈，给你个鸡。”

我妈说：“买个鸡作甚？”

我继续吼：“作伴儿！”

我妈点着头说：“我能听见，你不用这么大声！”

我去一旁“当当当”剁菜，然后拌上麸子、苞米面，去喂鸡。鸡却不吃，满院子溜达着四处看，碰见点红花绿叶就伸脑袋啄一嘴。我妈问：“买个鸡花多少钱？”我伸出仨指头，说：“三千六。”我妈说：“还四千八呢！反正我没钱。”我说：“没钱也行，给个存单吧。”

被我妈赶出门，我不泄气，趴着墙头继续吼：“妈，这公鸡啄人，你可小心点！”我妈把笤帚疙瘩就扔过来了。我摇着头叹气，我妈扔东西打人这习惯多少年了一直没改，这很不好啊！邻居二婶坐在柿子树底下捡绿豆，看着我笑：“大刚子，又去气你妈啦？”

我说：“俺妈耳朵聋，外人进门她听不见，我买个公鸡帮她看家！”

二婶说：“嗯，公鸡看家比狗和鹅都好，不过你要买几只母鸡才行。”

我一想，二婶说的有道理。于是我又跑回集市上，那些养鸡场卖的母鸡，不买；那些多年的老母鸡，不买；那些模样好看的，不买……卖鸡的人笑我：“杀了秃噜掉毛，吃起来一个味儿，有什么值得挑三拣四的呢？”跟这些人说不明白，我也懒得跟他们说。

有个大妈在卖母鸡。鸡很漂亮，羽毛色彩鲜艳，光泽耀眼，几根细绳拴着腿儿。我问：“就这几只？”大妈说：“就这几只。”我说：“怎么舍得卖？”大妈说：“老头儿没了，孩子要接我进城，这些鸡带不走，杀吧不忍心，还是卖了吧。”我说：“大妈，卖给我吧！”

我把母鸡又送给我妈，大吼着喊：“妈，再给你几只母鸡。”

我妈说：“买母鸡作甚？”

我继续吼：“给公鸡作伴儿！”

我妈点着头说：“你不用这么大声，我能听见！”

我去一旁“当当当”剁菜，然后拌上麸子、苞米面，去喂母鸡。母鸡们却不吃，满院子溜达着四处看，碰见公鸡踱过来，就个个扭转头不理。我妈问：“买母鸡花多少钱？”我伸出四个手指头，说：“四千八。”我妈说：“你打小儿就没个实屁。”我说：“说话要文明。”

我帮着二婶捡绿豆，她把坏豆捡出来，我再帮她捡回去。二婶把我赶开。我要试探下我买回的公鸡看家效果怎样，就站在街门外捏嗓子喊我妈：“大娘，给口吃的吧？”公鸡果然“噔噔噔”地跑来作势要啄人。我妈却没动静儿。唉，我妈上年纪了，耳朵聋得不行了。

我妈撒一把苞米把鸡引开，然后出门和二婶聊天拉呱，一起捡绿豆。

二婶说：“这下好了，大刚子终于有工夫回来陪你啦。”

我妈说：“是啊，一晃眼他也是退休的人了。”

二婶说：“真快，想想大刚子小时候光着腚满胡同跑，才过去几天。”

我妈说：“可不，看看他现在，耳朵聋得自己听不见，还以为我聋，成天朝我吼。”

二婶说：“小点声，别让大刚子听见。”

诗歌港

方山三景

张福训

饮马湾

必定是唐王的蹄铁叩响了山岩
清泉
才从云纹的石隙间
醒来

一千三百年了，水波依然澄澈
映出云朵与战马交替的幻影
每一阵山风吹过，都会泛起
青铜箭簇的嗡鸣

天崮山点将台的鼓点
穿过峡谷
在每片草叶上都凝成露珠
静卧的饮马湾宛如一面铜镜

青骢马低头啜饮的片刻
整座山峦在喉间起伏
那些未曾嘶鸣的故事
就此沉入溪底，随流水摇曳

今天我们指尖触碰的清凉
就是当年裹住寒衣的霜雪

赫然井

手电光切开黑暗
岩壁凝固了太古的余响
也隐匿了我少年的身影

曾经，一束光
将我引向山的心脏
一个与东海有关的传说
让我于沉默中侧耳倾听
石缝中缓缓流淌的潺音

那缄默的山石
用暗流与石英的方言
复述海的消息
那些被压进石脉的潮汐
会在某个转弯处
突然擦亮失聪的耳朵

洞口天光启封巨石棺椁
我站直身体，举起相机
对准那深不见底的幽暗
闪光灯乍亮时，洞底传来
童年时的尖叫

夕阳庵

晚钟铺满山林
又被风轻轻推远
树杈上孩童的笑脸，成长为
酸涩的野果
年年红给空山看
我们曾偷吃它掌心的野莓
至今还留连那记忆深处的酸和甜
断墙横亘着几段旧时光
瓦砾间
忙碌的蚂蚁
突然被蝉声钉在原地
那口锈绿的钟再次荡起波纹
似是追问那些庵尼去了何方
暮色泛起落日的余晖，为孤庵
披上一层阔大无边的金色袈裟